

世间万象

金婚

刘洪文

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，为了能在拆迁中多分到一套房，我们全家一致怂恿父母假离婚。

大哥说：“千载难逢！上哪找这样的好事，签个字，按个手印，多分一套房，这得解决多大的问题，别管房子大小，怎么说也是两套，将来万一我们房子紧张了，也能暂时有个栖身之地，至少不至于露露天地下不是？”

二哥说：“关键咱就是个假离婚，又不是真的，一纸文书而已，没有实际效力，你们老两口该咋过还咋过，一点也不受影响，但实惠咱是得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要我说呀，这要是不‘离婚’，那都是‘傻子’！”

我也趁机撺掇道：“重要的是咱们还有优越条件，我表姐不在民政局上班吗？这事找她办，啥劲都不费，只要咱去就行了，又不违反原则，也不违反规定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事就办完了，多好！”

母亲听了我们大家伙的议论，啥话也没说，沉默了片刻便答应了。之后她说：“这事呀得从长远考

虑，凡事要以大局为重。我听说这套房离小学和中学还都挺近的，孩子们的孩子也都长大了，上学了，现在正用得着，就算是将来用不着，守着学校也好往外租，所以假离就假离吧，别人家不也都是这么干的吗？！”

开局顺利，我们哥仨也有了信心，觉得一切尽在掌握，胜利就在眼前了。

可是，到了老爷子这一步，他却攀起了脾气：“哪有你们这样的，我和你妈都多大岁数了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我们都是过了七十的人了，难听点儿的话说，土都埋到脖梗了，还能活几年？七十三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，不定哪天人就走了，我可跟你们丢不起这人。还要去找你表姐，你可真脸大不害臊！要我说，这个事儿就是城头上吊门帘子——没门。老祖宗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这件事你们想都别想了！”

想想也是。我们家条件不好，孩子多，负担重，这么多年都是省吃俭用过来的。小时候，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

穿，老二穿完轮到老三，轮到了我穿完了不能穿了，母亲却还要扯碎了打上浆糊做鞋帮，可真是不敢浪费一点点，即使这样，父母也从未走过下道，偷鸡摸狗的事从来找不到我们，这也是父母一直以来的谆谆教导。父亲常说一句话：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低头。这是骨气，是风骨，到多咱也不能丢的底线。

我们拿老爸没辙，只能和老娘商量。请她老人家出马，去做老爸思想工作。

老爸是出了名的“妻管严”，邻里们也都知道，这么多年，家里无论什么事都是老妈一个人说了算，那真是让往东不敢往西，让撵狗不敢骂鸡。老爸在外再是威武，但只要回到家都跟小绵羊似的。老爸说他那是不怕老妈，而是尊重，尊重就要服从。他说，两口子过日子，和为贵，忍为高，和是第一位的，家和才能万事兴。他还说，听老婆的话不是毛病，重要的是老婆得能支配得开，他说我妈就是能支配开的典型，所以他才会这么省心，啥事都不

用管，这叫有福。

老妈让我们放心，她说对付老爸最重要的是先礼后兵。老妈说老爸是一头顺毛驴子，不能戕茬。你只要顺着他说，啥事都好办。于是，我们就等老妈的好消息了。

本以为老妈会像她说的那样，炒上两个菜，烫上一壶酒，摆下“鸿门宴”，单请沛公来。到时候，酒席宴上，我们再一同发难。让老二打头阵，他平时就能说会道，没理也能辩三分，来一个“顶庄舞剑”，绝没问题。可是没想到，老娘极其平静，她只说了一句话，“死老头子，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们重要？你能不能分出一个好赖？找不到大小头吗？要是再这么倔下去，咱们俩就真离！”

老爸一听这话，当时就傻眼了，说话也没了之前的底气。倒像是犯了错的孩子，在等待老师的责罚一样，呆坐在椅子上半晌，最后以极低的声音说：“可是……可是，今年……是咱俩金婚！”

往事随想

把饭盛在杯子里

辽 溪

那一杯杯的宠溺啊，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，醒来之后，与奶奶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像放电影一样，慢慢播放着。

我是一个杯子控，家里各式各样的杯子足有二百个，从材质上说，有玻璃、搪瓷、陶瓷、塑料、木质的，用途更是五花八门，不管你想用杯子干嘛，我这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

我家的杯子，用途多多，剪一段绿萝插入杯中，放入清水，竟然也能郁郁葱葱常绿不衰；透明的玻璃杯，养一条小金鱼，仿佛连杯子都活了似的；电脑旁，一个木质杯子变身笔筒，古朴文雅。

如此热爱杯子，也许是源于儿时吧。父母忙于工作，我是被奶奶带大的孩子，奶奶对我宠溺有加，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所有好吃的都在我碗里。

奶奶经常给我做小灶，细白面条、鸡蛋糕、小米粥，都是大人不舍得吃的。大米更是珍贵，偶尔全家人吃一顿大米粥，稀溜得能看见锅底，但是奶奶却经常给我做大米饭。

因为是我一个人吃，家里又没有合适的小锅，奶奶想了一个办法，拿一个搪瓷杯子，抓上一把米，放在炉子上给我焖半缸白米饭。饭香溢满整个小屋，我早已等在饭桌旁，奶奶乐呵呵地拿给我，再拌上菜汤，如果有鱼汤更好了，那可真是绝美的味道。

大我五岁的小姑，馋得不行，总会趁奶奶出去的工夫，凑过来讨好我要一口吃的。小姑眯起眼睛，陶醉的样子，极享受地慢慢嚼着，我就越发感觉这白米饭仿佛具有了魔性般的香气。

每天放学回到家，总有“一杯子”好吃的等着我，是可口的饭菜、是新鲜的水果、是一杯麦乳精、是一个烤红薯。奶奶知道我“嘴急”，进门就要吃，早早做好又怕凉，于是就缝制了一个带拉链的棉套子来给杯子保温，略大，适合各种杯子。

奶奶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给我做了面条或者小米粥，怕我端碗烫着手，就给我盛在带把的杯子里，我“优雅”得像个小公主，仿佛是在喝一杯咖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无意中是奶奶给我创造了这“仪式感”，培养了我平凡的日子里精彩过生活的能力吧。

一直到现在，我已经是人到中年了，有时候依然像个孩子似的，把饭盛在杯子里吃，不仅仅是因为好玩、有趣儿，饭都显得好吃了，还有就是我想奶奶了，想重温那久远、温馨的味道。

因为奶奶，我爱上了杯子；因为杯子，枯燥的日子增添了许多趣味。奶奶不一定懂得生活情趣，但爱能创造“情趣”，在她老人家爱的羽翼下，我成长为一个懂爱、会爱的人，受用一生。

凡尘一瞥

七旬父亲开“植播”

赵自力

父亲从学校退休后，跟我们一起住在小城。他侍弄些花草，把四季的阳台种植得绚丽多彩。

“在学校是‘园丁’，退休后还是‘园丁’，这一生算是跟‘园丁’结缘了。”父亲常常笑着说。在他眼里，园丁做的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。

我家阳台很大，从地面到防盗网，都被父亲“开辟”出来种花草。父亲说，城里的土地肥力不够，得用老家的农家肥。于是，他不厌其烦地来回跑，每次都从老家挑来大袋的黑土。在父亲的精心侍弄下，阳台上各色的花都有，从春开到冬，真是花香四季。

老家的土里，常常会钻出一些特别的植物，滋养着我们的眼睛。各种瓜果是最常见的，丝瓜和南瓜居多，有时候也有苦瓜，父亲都留着，甚至帮他们搭架子放藤。前年还冒出了一株香樟树苗，父亲舍不得拔掉，单独用一个大花盆栽种着，现在郁郁葱葱的，都有一人多高了。父亲常常说，他的花盆里，装着老家的风景。

去年疫情期间，大家都下不了楼。父亲整天呆在阳台上，松松土，分分苗，悠悠游哉的，格外惬意。父亲常常把阳台上的风景，分享给朋友们，如兰花打苞了，丝瓜放藤了，喇叭花开了等等。大家都说父亲种的植物格外养眼，但不过瘾，如果能亲眼看看才好。于是，父亲想到了直播，把阳台的植物通过直播分享给朋友。

我帮父亲下载了手机直播软件，父亲从泥土播起，再说到各种植物的喜好，从浇水到施肥，从发芽到整枝，说得头头是道、津津有味。父亲的直播，并不是泛泛而谈，每天都有一个主题，如荷兰怎么分苗，喇叭花如何开花，菊花怎么移栽等等。父亲的直播吸引了不少人的“围观”，大家纷纷按照父亲的方法，种些花，养点草，单调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。父亲开了直播后，忙了很多，除了微信留言的，还有线下打电话请教的，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。闲下来时，父亲哼着小曲走进走出的，一脸的欣慰。

如今，父亲的直播照样进行，他说把美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是一种幸福。父亲除了直播他种的植物外，有时还上门指导，那副热心眼跟教书时一模一样。

父亲的“植播”，播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

天空之镜 刘康摄

五彩地絮语

跳蚤市场

孙丽丽

生活中我发现，人们不用的东西，如旧玩意、衣服、钟表、瓷器、书籍、眼镜、杂货、收音机、艺术品等生活用品，一旦用不着，便弃之如敝屣。其实完全可以再次利用，但是中国人受旧观念的影响，送给他人旧物，好像是不尊重，送人要送新的，结果造成了大量的浪费。

特别如今网上购物，往往图片特别诱人，拿到手未必是自己喜欢的。所以好多人在网上买衣服，到手却发现不适合自己，送人吧，别人也不一定适合，去裁缝铺改吧，改的代价太高，于是不少人只好把崭新的衣服，扔到街头的回收箱里。

要知道生产出一件衣服的代价很高。时装业是世界第二大污染源。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10%；制造一件T恤要消耗2.72吨水，大概是普通人3年的饮水量；事实上全国每年大约有2600万吨旧衣服被丢弃，平均每件衣服只被穿过4次……表面光鲜的时装行业，其实充满了资源浪费、劳动剥削，更严重的是对我们生存的地球，造成极大的污染。

国外对旧物的处理，比中国人理性的多。

周日，我去乡下看望父母，隔壁邻居正好请人在他承包的鱼塘里捉鱼，丝网捕鱼还是在童年时见过。于是，我也兴致勃勃地去看捕鱼场景。

当渔翁撑着船开始收网时，岸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嘈杂的人声让鱼儿开始乱窜，稍大的鱼纷纷跃起，想冲破丝网的束缚，高低远近，浪花四溅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仔细一看，大多是那些头小形扁，体白鳞细的鲢鱼，最后都被从容渔翁收入舱中。

鲢鱼，又叫白鲢、水鲢、跳鲢，是著名的四大家鱼之一。体形侧扁，稍高，呈纺锤形，背部青灰色，两侧及腹部白色。鲢鱼性急躁，善跳跃，在我国养殖历史悠久，古称“鲢鱼”。《采录》诗中有“其约维何？维鲢及鲢。维鲢及鲢，烹鲜极美，肥大者佳，脍食亦佳。”鲢鱼肉质软嫩细腻，以其独特的风味备受江苏、浙江一带人们的喜爱，美中不足的是鱼刺细且多，有些许的土腥味，因此烹饪技巧显得尤为重要。

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简要介绍了鲢鱼煎腐汤的做法：“鲢鱼豆腐，滚大鲢鱼煎熟，加豆腐，喷酱水、葱、油滚之，矣汤也半红起锅，其头味尤美。此杭州菜也。”

人生百味

品味鲢鱼

徐 楠

粪便，故有“一草养三鲢”之说，常常与草鱼搭配饲养。

俗语云：“鲢鱼头草鱼尾，鲢鱼肚皮鲤鱼嘴”，点明了四种鱼身上的最好吃之处。屈大均的《食鱼谣》云：“鲢鱼头，鲤鱼尾，鲢鱼之腹更甘旨。”可见鲢鱼的腹部肉质细腻肥美，入口即化，味道鲜美。《随意居饮食谱》也有记载：“鲢鱼甘温，暖胃，补气，泽肤。其腹最腴，烹鲜极美，肥大者佳，脍食亦佳。”鲢鱼肉质软嫩细腻，以其独特的风味备受江苏、浙江一带人们的喜爱，美中不足的是鱼刺细且多，有些许的土腥味，因此烹饪技巧显得尤为重要。

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简要介绍了鲢鱼煎腐汤的做法：“鲢鱼豆腐，滚大鲢鱼煎熟，加豆腐，喷酱水、葱、油滚之，矣汤也半红起锅，其头味尤美。此杭州菜也。”

凡人心迹

见字如晤

潘玉毅

“见字如晤”是旧时书信开头常用的词汇。“见字如晤，声息可辨”，说的是见字如见人、见字如见面的意思，甚至连声音都清晰可闻。这虽不确实，却也表达了一种情怀。

书信原有许多种，情书，家书，朋友间的往来唱酬。不论哪一种，在这个信息化异常发达的时代，收到一封手写的书信远比收到一件贵重的礼物更让人觉得欢喜。

或许有人觉得不屑，微信、短信那么方便，何必还用纸笔写信。殊不知，满树缤纷的花朵，可以令人眼花缭乱，却不抵欧·亨利的那最后一片树叶更让人心动而难忘（肖复兴语）。这就好比街上各式各样的礼物有很多，要多精致有多精致，在你心里统统不及心上人给你做的手工作品。

想来，如我一般年纪的人大多有过这样的情绪：等信的焦虑，收信的喜悦，拆信、读信时的激动，诸般表情融汇在一起，抵得过一幕话剧。

我的书房里至今仍存放着几十封往日的书信。这些信里并没有什么精彩内容，归纳起来可能就是那几句话：“你好吗”、“最近干嘛呢”、“祝你安好”，可是当这些无关风月的话变成字迹时，就有了不一样的分量。如今，我已有很多年不写信了。但闲来没事的时候，我还是会翻出来看看。每看一次，便好似与久不联系的朋友聊了一会天。

在以前，写信是很寻常的，因为关山阻隔、交通不便，书信是联系亲人、朋友、情人的纽带。中国自古重视邮政，官方有驿站，民间有信局。很多影视剧里演的巡城马，便是广东

岁月留痕

一只发光的“猫”

杨立英

那只猫，或许早已不存在，却时时钻进我的脑海，啃噬着我的神经，在记忆里一遍遍复活，疼给我看。黑和亮，原本相隔遥远的两个词，记忆里的猫却让它们像一对连体儿，变得密不可分。通体的亮，不染一尘的黑，浑身闪烁着灼目的光。仿佛黑是灯，把暗点得透亮。

它长得憨态可掬，笑眯眯的眼睛，乐呵呵的嘴巴，两撇胡子温顺地流淌在嘴角，喜庆的样子像极了性格温和的爷爷。爷爷自是喜欢的不得了，用洗得发白的脸巾为它擦洗身子，让它躺在舒舒服服的被窝里，听爷爷说话，陪爷爷睡觉。渐渐地，猫的体内浸满了爷爷的气味儿。

狗子哥是我奶奶的一远方亲戚，来串门时喜欢上了我家的大黑猫，他抱在怀里左瞧右看，一会摸摸猫屁股，一会弹弹猫肚皮，不肯撒手。一向好脾气的爷爷不高兴了，呵斥道：“哪有这样稀罕的！”冲着脸从他怀里夺过来，把猫重新放到了炕上。狗子哥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求爷爷：“卖给我吧，多少钱只要您说个数。”爷爷冷着脸，摆手说：“不卖不卖，多少钱也不卖。”

狗子哥走后，爷爷把大黑猫抱在怀里，疼惜地抚摸着它的头对我说：“这可是我家的宝贝儿，谁也不给，以后还要陪着我们家英子玩呢！”

那时没什么可玩的，这只大黑猫成了我和妹妹过家家最好的玩伴。给它穿漂亮的衣服，扎好看的头绳，冲冷水澡，它从不知道反抗，好脾气地

一带类似邮差的职业。那时，信函、钱物全靠人手捎带，巡城马，便是满城跑的意思。由于路途遥远，快是渴求而不得的东西。一封信兜兜转转，待传到收信人手上已不知何时。“洛阳城里秋风起，欲作家书忆万重。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。”因为音讯难通，写信的人很不能把自己的满腹柔情都写在纸间，可是想说的话太多了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与过去不同的是，时下却有一种慢信。有一年我到西递游玩，在古镇里看到如许文字：“一封信，沉淀了时间，留给多年以后，来自曾经的你；一面墙，带你穿越时光，在古朴的西递写下一张明信片，一封信，寄给未来的你/TA。”一封信在何时写下，却在很多年以后收到——这种感觉，说不上多有诗意，但别有一番回味。

写信是一种情怀，读信是一种享受。梁实秋就书信有过这般形容：“家人朋友间聚散匆匆，睽违之后，有所见，有所闻，有所忆，有所感，愿人分享，则乘兴奋笔，借通情愫。写信者并无所求，受信者但觉情谊如，趣味盎然，不禁色起神往。”此语甚是精妙。譬如你看到一处美景，用细细的文字写下来，寄给朋友。朋友打开你写的信，便似在他身边讲故事给他听一样。若是换作现代人常用的方式：拍一张照片，传给朋友或者传到朋友圈，得点个赞或者得一句“真好看”，就没多大意思了。

鸿雁传书，信是载体，在信里，装着思念常常超重。纸短情长，意在言外，写信的人懂，看信的人也懂，这便是“见字如晤”了。

配合着我和妹妹。有一年，我娇小的奶奶得了一种怪病，吃啥吐啥，浑身肿得亮光的，草药渣子铺满了门前的路，终不见好。爷爷心如火燎，四处打探，从十几里外请来一位郎中，郎中一手搭在奶奶的手腕上，一手捂着胡须，眼中闪着黑色的光，像生出无数只蚂蚁盯着炕上的大黑猫，好像病人不是我奶奶，而是大黑猫。

郎中留在我家吃饭时，两个老头推杯换盏，凑近了喃喃咕咕。在郎中殷勤的诊治后，奶奶的病奇迹般地好了。自此，爷爷心爱的的大黑猫也从他的炕头上消失了。

前几年，在电视机前观看王刚的鉴宝节目，记忆深处的那只大黑猫又跑了出来。我真想抱着它，让王刚鉴定一下爷爷心爱的宝物。抱着它，再闻闻爷爷遗留下的气味。可那只大黑猫我再也没见过，我的爷爷也永远地走了。而我们相处的那些快乐时光，却时常跑上眼前。“英子，快来看，瞧瞧猫偷吃了什么？”

如今，这只大黑猫我不知道沉默于时光的哪个角落，它总是不经意地跑进我的脑海，伴随着爷爷的笑声，让人到中年的我，一遍遍回味那些童年的稚趣和欢乐，回味爷爷对家人的疼惜和爱。我常想，如果它真的是一只猫就好了，即使有一天与主人走散，无论遗失在哪个角落，它也会自己去寻找回家的路。

可它只是一只精致的搪瓷“猫”，是爷爷夏天的枕头。

淮扬名菜“拆烩鲢鱼头”流传了百年，带有居家常饌的风味，百嚼不厌。将鲢鱼头劈成两片，洗净后放入清水锅中旺火烧沸，后移小火焖至鱼肉离骨时，捞起拆去骨，再将鱼肉下水，加蟹肉、鸡肉、竹笋、胗片、火腿等食材和其他调味佐料烹制而成，既保持完整的外形，酥烂又无骨刺，鱼肉柔滑、鲜嫩且汤汁浓郁。

我在童年时吃得最多的还是红烧鲢鱼，制作简单。将鲢鱼去鳞、剖腹、洗净，待油烧热后入锅，加料酒、生姜、醋、酱油、糖等调料，加水后煮沸，中火焖至收汁后出锅，浓油赤酱，色泽油亮，鱼肉嫩滑，实在是天下饭了。

鲢鱼在民间也很受欢迎，价格相对便宜，而且祭祖或者过年往往少不了它，寓意“鲢鲢(年年)有余”或“家中香火鲢(连)绵不绝”。鲢鱼肉质鲜美，老少皆宜。中医认为，鲢鱼可以补中益气，健脾补肾，温补肾阳，润泽皮肤。《金峨山房药集》记载，鲢鱼能“健脾补气，开胃利水，外敷可消消毒。”《本草纲目》载鲢鱼“温中益气”。

“幸歌鱼乐贤者，数君不弃鲙与鲢。”鲢鱼，从历史的长河中中游弋而来，充盈了人间烟火里的日子，平淡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起来。